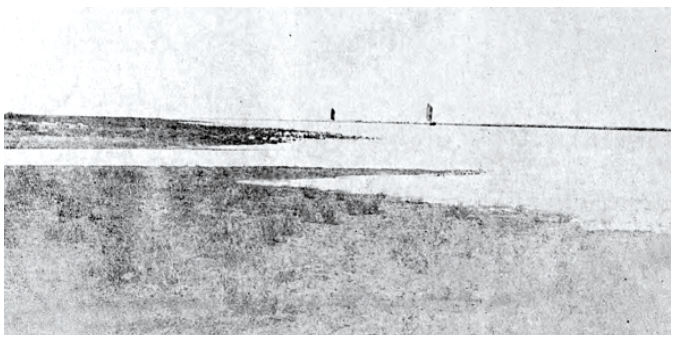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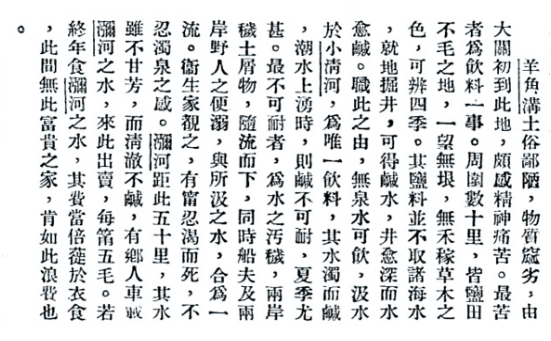
潍人文坊 第二季

羊角沟一带，除了盐田就是荒滩，自然条件差，环境恶劣，吃水困难，且极不卫生；当地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对外来经商者极为排斥，甚至动用特殊手段。

生存环境恶劣极其排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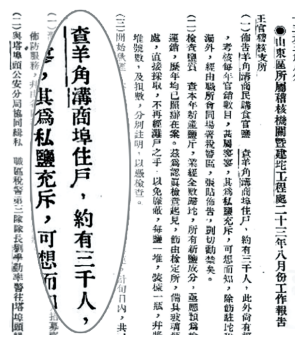


小清河羊角沟入海口远眺



羊角溝土俗鄙陋，物質窳劣，由大關初到此地，頗感精神痛苦。最苦者爲飲料一事。周圍數十里，皆鹽田不毛之地，一望無垠，無禾稼草木之色，可辨四季。其鹽料並不取諸海水，就地掘井，可得鹹水，井愈深而水愈鹹。職此之由，無泉水可飲，汲水於小清河，爲唯一飲料，其水濁而鹹，潮水上湧時，則鹹不可耐，夏季尤甚。最不可耐者，爲水之污穢，兩岸穢土屑物，隨流而下，同時船夫及兩岸野人之便溺，與所汲之水，合爲一流。衞生家覩之，有甯忍渴而死，不忍濁泉之感。溜河距此五十里，其水雖不甘芳，而清澈不鹹，有鄉人車載溜河之水，來此出賣，每筲五毛。若終年食溜河之水，其費當倍蓰於衣食，此間無此富貴之家，肯如此浪費也。

1935年第12期《关声》杂志所载羊角沟吃水情况



查羊角溝商埠住戶，約有三千人，其爲私鹽充斥，可想而知

1934年第51期《盐务汇刊》所载羊角沟人口情况。

四野都是盐碱地 饮水问题最头疼

“周围数十里，皆盐田不毛之地，一望无垠，无禾稼草木之色可辨四季。”羊角沟自然条件差，环境恶劣，曲滋田极不适应：“由大关初到此地，颇感精神痛苦。”自然，羊角沟各方面条件较龙口要差不少，更不用说东海关驻地烟台。

最令曲滋田头疼的是饮水。晒盐之水，多数并不取诸海水，“就地掘井，可得咸水，井愈深而水愈咸”。从井里打出来的水都是咸的，当然“无泉水可饮”。羊角沟饮用水的唯一来源，便是小清河。

小清河是羊角沟的母亲河，一河一海，养育了羊角沟百姓以及无数来此淘金的外乡人。但是，羊角沟海滩漫长，海水内侵严重，导致此处河水浊而咸，“潮水上涌时，则咸不可耐，夏季尤甚”。

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河水污染，一则“两岸秽土屑物，随流而下”，二则“船夫及两岸野人之便溺，与所汲之水，合为一流”。曲滋田感慨：“卫生家观之，有宁忍渴而死，不忍浊泉之感。”距羊角沟最近的一处水源地，是数十华里外的弥河，“其水虽不甘芳，而清澈不咸”。有人用驴车拉弥河水来售卖，每桶五角，赶得上一斤猪肉的价钱。“若终年食弥河之水，其费当倍于衣食”，曲滋田感慨道：“此间无此富贵之家，肯如此浪费也。”

羊角沟除了鱼和盐，其他物产几乎没有，全部靠外运，食品和生活用品价格较高。一斤猪肉，要大洋五角，有时稍微便宜些。曲滋田虽没有与内地猪肉价格比较，但估计肯定高出不少，其他物品“皆货劣价昂”。曲滋田言：“欲求物质享受，则不可得。”倒是有做济南菜的三家饭馆，“颇为适口，价亦不甚贵”。济南菜又称历下菜，以清、鲜、脆、嫩著称，口味以鲜、咸为主，极为符合像羊角沟这样北方沿海一带人的口味。

羊角沟虽然生活苦，却有一现象令人不解。羊角沟人喜欢养鸟，不论贫富，无不人手一笼。“衣食不裕者之苦力，往往手提华丽之鸟笼，价值十金”。

皆为生计所迫 当地人排外风极盛

作为旁观者，曲滋田评价羊角沟本地居民：“鄙野多诈，而耐勤劳，菲食恶衣，亦足自给。”

勤劳朴实是寿光人的本色，曲滋田以“城里人”的视角审视寿光北部沿海居民，鄙陋粗野无疑；称之为“多诈”，应当是环境所致，匪患世代连绵，外乡人频至久驻，羊角沟人不得不多个心眼；至于“菲食恶衣”，前面宋文田在《小清河口水利调查》一文中提及，当地渔民讲究吃，而不讲究穿，生活宽裕者照旧粗衣布衫。

羊角沟有店铺百余家，老板大多是当地人，即坐地户。曲滋田称羊角沟“排外之风甚盛”，“为其劣根性”，并以其家乡胶东作比：“吾胶东人遇异乡人侨居本地者，邻右送衣助食，有古人推解之风、守望相助之义”；“羊角沟土著，极尽排外之能事，贩夫走卒，咸知仇视远客”，“异乡人来此经商者，非用当地人执其店政，则掣肘之多，直无以进行”。

其实，这种劣根性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，其中不乏大都市。对羊角沟人来说，这或许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得已之举。否则，这样一个处在荒滩之中的小商埠,很可能被异乡人掌控,当地人全部沦为纯粹的“打工仔”。

曲滋田甚至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：十年前，一胶东人来此经商，自己当老板，没有聘请当地人，当地人暗中唆使一帮无赖之徒，日夜临门叫骂，并乘夜将粪便抹在其门窗上。不过“近年此风稍杀”，开店的异乡人只要小心翼翼，与当地“土豪”处理好关系，就不会有麻烦找上门。

据曲滋田了解，羊角沟单、孙、丁、袁四姓势力最大，其中又以单、孙二姓为强，凡事他姓不得染指，异乡人更不用说。他们除了海关、税务两大机关不敢得罪，其他的驻羊角沟机构，“彼等必威胁利诱，希图分润”。最难受的是公安局长，必须八面玲珑，“与彼辈声应气求，有求必应”，甚至对于四大姓的女人和孩子，也要虚与委蛇，不然，公安局长的位子就坐不长。曲滋田又称，“寿光人好讼，一拂其意，即藉端联名上控”，这纯是站在官府立场说话。国运衰微，官僚乱为，民不聊生，百姓有难，若不上告，焉有活路？！

特产有鱼虾和盐 食盐远销周围数省

关于羊角沟的物产，曲滋田言：“羊角沟只出产鱼、盐而已，其出口之苇席、陶器皆非产自当地。”

羊角沟产鱼量虽然不小，但上等佳品极少，“终年所产，皆为梭鱼，初冬之鲤，则颇脍炙人口”。梭鱼为渤海湾常见的海鱼，曲滋田提及的“初冬之鲤”，当为小清河所产淡水鱼。曲滋田又说，梭鱼“冬末春初，其味甚美，他时味同嚼蜡耳”。羊角沟附近海滩多系淤泥，鱼味远不如东岸沙滩之美。曲滋田以桔子和鲈鱼为例，进一步诠释道：“益知海产与植物，易地而异味，为不易之理”，广州与福州之桔，“不惟大小不同，而甘芳各异”；松江的鲈鱼巨口细鳞，“千古传为佳肴”,其他地方的鲈鱼，不是没有“巨口细鳞”的外表特征，而是味道不同。

羊角沟虾产丰富，晒出的大海米“大而肥”，“可称佳品”。曲滋田称“出产只鱼、盐而已”，大概把虾也归于鱼类了。此外，小清河上游与博兴湖等地所产螃蟹，亦负盛名，运到羊角沟售卖。

羊角沟最有名的特产是盐，“盐之质素，亦为上乘”。1933年《生命线》杂志所刊《山东羊角沟盐场纪要》称，“山东省为中国北部产盐最多的省区，其中以羊角沟盐为最盛”。此时，羊角沟共有700多处盐滩，年产盐200多万吨。曲滋田以“所产之盐，万库千仓,其量甚巨”记之。

制盐的商户，官方称之为灶户。每一灶户开盐井若干，或自营或出租，从盐井里取出咸水，用滩池晒盐。临近海岸处，则直接引流海水晒盐。各灶户所产原盐，须储存到公共建筑坨基，由王官盐场公署验封，派盐警驻守，归官制盐商收售，具体收盐则委托绳席铺（俗称盐局）。

曲滋田记，羊角沟产盐由小清河运往济南，转输西北各省。《山东羊角沟盐场纪要》称，省外销路，以河南徐州、宿州、邳州、亳州等地为最多，其次为江苏的丰县、沛县、砀山、萧县一带。

产自小清河上游村镇的苇席及博山陶瓷，经羊角沟转输其他口岸。